

野

獲

編

補

遺

萬歷野獲編補遺小引

今上御極已垂五十年德符幸生堯舜之世雖困處
蘆然詠歌太平無非聖朝佳話間有稍關時事者其涇
渭自明霍食者但能粗憶梗概而已至於風氣之轉移
俗尚之改革又漸與往年稍不同蓋自丙午丁未間有
萬歷野獲編共卅卷棄置廢簾中且輟筆已十餘年而
往矣壯歲已去記性日頽諸所見聞又有出往事外者
胸臆舊貯遺忘未盡恐久而并未盡者失之遂不問新
舊輒隨意錄寫亦復成帙緒成前稿名曰續編仍冠以
萬歷其事亦有不盡屬今上時者然耳剽目覩皆德符

有生來所覩得也昔吾家存中身處北扉淹該絕世故
筆談一書傳誦至今吾家石田雖高逸出存中上終以
布衣老死吳下故所著客座新聞時有牴牾德符少生
京國長游辟雍較存中甚賤而所交士大夫及四方名
流聚輦下者或稍過石田因妄爲泚筆總之書生語言
疵誤不少姑存之以待後人之斥正或比於元怪瀟湘
諸錄差爲不妄今聖人在宥當如紀年所稱萬數與天
罔極野之所獲正不勝書也

萬歷四十七年己未歲新秋題於敝帚齋

野獲編補遺卷一目錄

列朝

聖祖兼三教

義惠侯

里士社士

永樂大典總裁

直諫奇刑

宣宗御筆

宣宗擊射

天順初元盛德

世廟改稱

穆宗仁儉

禁殿更名

聖諭門工

聖學心法

文華殿

禁革齋醮

建吳二庶人無後

大峪山用舍

大峪山再用

禁中演戲

供御茶

年號別稱

承天大誌

今上史學

重修國史

宮闈

仁廟殉葬諸妃

妃諡

宮詞

萬妃晚倖

選江南女子

女官

採女官

女秀才

夫人封之異

宗藩

親王娶夷女

谷王反覆

公主

主壻遭辱

公主下嫁貴族

尙主見斥

勳戚

武定異封

國公文臣

朱勇卹典

陸炳卹典

內監

封朝鮮

內府諸司

孔廟內臣降香

內廷參畜

劾大瑞子弟

內官定制

內臣罪譴

禁自宮

中官廢胄子

考察內官

鎮滇二內臣

請內官體訪考察

老兒當

閹幼童

內臣辱朝士

內臣被劾重譴

內臣賜私印

紀述內臣

王振卹恩

陪臣飛魚服

野獲編補遺卷一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

列朝

聖祖兼三教

太祖深於竺乾之學如御製護持朶甘思烏思藏詔及
明施修教諸論游新庵靈谷寺諸記又宋濂所撰洪武
四年蔣山佛會諸靈應紀皆昭然耳目至七年上手注
道德經出以示羣臣至十年上與羣臣論日月五星之
行翰林臣傅藻等皆以蔡氏書傳之說爲對上曰天左
旋日月五星右旋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觀天象

十有三年矣天氣清爽夜一宿爲主則太陰漸逼而東則是左旋此歷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右旋此則儒家之說若不折而論之豈格物致知之學乎其後遂召諸名儒考訂損益成書傳會通一書蓋上於吾儒及釋道二氏精究秘奧雖專門名家有不及然崇佛而無封帝師西天佛之異典講道而羽流輩無孤卿伯爵之橫恩卽表章聖學而不屑屑議籩豆舞佾升降及改革公侯等事至三教一論和合同異具在御製集中尤爲挾微扼要萬古至言眞天生聖人也

義惠侯

洪武十一年誥封劉繼祖爲義惠侯其詞略云朕微時
罹親喪難於宅兆爾發仁惠之心以己沃壤慨然見惠
安厝皇考妣大惠云何可忘因贈以侯并贈其妻婁氏
爲侯夫人仍爲文以祭宅兆卽今泗州祖陵是矣不諱
龍潛之事不忘馬鬣之恩存故舊報德施大哉聖孝真
隻千古矣○劉繼祖字大秀

里士社士

洪武十九年上下詔謂大誥頒行民從朕命吾民樂生
有漸矣今特命有司撫問高年及篤廢殘疾者八十九
十鄉黨稱善人者以時存問給酒肉絮帛惟應天鳳陽

二府富民八十以上者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者賜爵社
士與縣官平禮其優禮耆壽及富室如此其年五月以
嘉興崇德知縣畢輝縣丞齊搏執法不容奸惡其年七
月以蘇州知府王觀同知曹恆經歷王■篋死奸宄府
吏錢英俱遣行人賁專勅往諭并勞以醴其裁抑奸惡
及吏胥又如此一年之間聖諭屢下無一不爲良民計
今有司所行多反是或以摧鋤豪富爲辭惟恐殷實之
不貧而市狙衙蠹則傳以羽翼令其恣吞良善不知於
聖祖法當何如按里士社士之名甚古至次年閏六月
復下詔如前其富民里社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命禮

部以朕命申諭之十九年蘇州常熟知縣成天奇以府吏至縣徑由中道上公堂奇怒而執之事聞上嘉其能遣使賜勅以酒勞之今上丁酉崇德知縣薛近兗以事箠府吏比薛至嘉興府吏聚衆辱之薛訴於署印同知陳文炅竟不罪吏薛不能堪投効以去其倒置如此

總裁永樂大典

文皇帝修永樂大典其書爲古今第一浩繁卷帙且至數萬嘉靖間遇大內災世宗夜三四傳旨移出始得無恙後命重錄一部以備不虞輔臣徐階等以此被陞賞然其初纂集用人多不次先是常州府武進縣人陳濟

字伯載中外薦其學行文皇命召至京以爲大典都總裁書成拜右春坊右贊善永樂十五年命侍皇太孫後卒於官其爲總裁時故布衣也又都總裁之名惟元時有之在本朝未之見斯亦異矣今人但知濟曾爲重修太祖實錄總裁耳○大典一書初文皇命翰林學士兼春坊大學士解縉等修輯未朞而書成上賜宴賞拜恩者百四十七人賜名文獻大成時永樂二年十一月也旣而上以紀載尙多未備仍命重修以太子少保姚廣孝及解縉等董其事翰林學士王景等爲副總裁纂修等官開館於文淵閣光祿朝夕給膳且命禮部簡四方

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之陳濟之得名蓋正此時也至永樂五年十一月書成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共一萬一千九十五本上爲更名曰永樂大典御製序弁其首時拜賜者廣孝以下二千六百一十九人蓋効力編摩者較宋太平興國中不啻十倍此書藏之秘閣未幾文皇遷都往來無定且犁庭四出多修馬上之業未暇尋討卽列聖亦不聞有簡閱展視者惟世宗篤嗜之旃厦乙覽必有數十帙在案頭近李本寧太史云其書冗濫可厭殊不足觀絕非太平御覽諸書可比蓋當時以洪武正韻排比成帙非有剪裁釐正之功且太宗聖諭解

縉等欲倣韻府如探囊取物毋厭浩繁其義例可知矣

直諫奇刑

李忠文

時勉

初爲侍讀以疏忤旨下獄時永樂初年至

二十一年始釋得復官已而洪熙改元復上二疏言人所不敢言其一乞留中疏入召問對不屈命金瓜士撲之凡十七瓜而肋斷恍惚中見有朱衣人庇之曳出下獄先是折肋內向不相續及用挺紐斷骨忽自接至宣德初以學士晉祭酒至正統中又以忤王振枷項尋得釋告歸此李本傳所紀也又宣德間有刑部主事郭循者以開拓西內皇城大興土木極諫不可上命以璫裹

至大內問之不屈乃射傷其顙血流被面下錦衣獄至
正統改元遇恩宥復職仕至廣東參政卒於官此見英
宗史者以仁宣二聖神明而二臣不免奇刑若此李爲
安福人郭爲廬陵人俱吉州產也

宣宗御筆

宣宗皇帝天授奇慧所御書畫俱非臣下可及幼時曾
見御筆一扇上畫折枝花及竹石卽自題六言於端云
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埽却人間炎暑招回天
上清涼烘染設色直追宋人書學顏清臣而微帶沈度
姿態今上御書幾出宣宗上第不知繪事會留意否○

宣宗此詩屢見御筆想得意之什

宣宗擊射

永樂十一年五月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先是命行在禮部議分擊毬官爲兩朋是日天清日朗風埃不作命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領左朋寧陽侯陳懋領右朋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喜射畢進皇太孫嘉勞之因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卽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喜甚賜名馬錦綺羅紗及番

國布因命儒臣賦詩賜羣臣宴時太孫侍上在北京明年上北征仍以太孫隨侍軍中比報大捷勸上蚤還遂以七月班師蓋太孫神武不殺久爲文皇所默契卽太子苦救漢王文皇屢顧太孫謂朕不欲以禍木貽爾則神算託付祖孫一揆他年樂安州之叛一舉天戈如摧枯拉朽眞天授非人力也○今京師午節尙有射柳之戲俱在天壇俱勳戚中貴居多各邊文武大帥例亦舉射行宴犒禮至禁中則有走驃騎划龍船二戲上與宮眷臨視極歡命詞臣進詩詞對聯頒賜優渥邇年亦漸減矣

天順初元盛德

英宗初復位誅殛郕邸故臣自于王諸大臣外以至內官武夫稍有微隙者俱譴責無遺亦有爲曹石輩私怨濫及者不少至本年八月上諭戶部曰王竑爲首犯闕當死朕不忍加誅已遣爲民今念其漕運有功戶部可遣官送原籍陝西安置該管官司務待以禮不許欺侮竑卽上北狩時以給事中捶死王振黨指揮馬順者上初復位以都御史謫參政又令爲民茲復念舊勞而安置之且命待以禮想廉知其受侮不堪也未幾遂復大用矣十月又命太監吳昱管送建文子孫庶人鳳陽居

住任其自便仍許親戚往來此心真天地之心也時徐有貞已遠謫石亨亦漸疏此等仁厚俱出聖斷獨僧道堅者故西域僧也景帝愛之至召入禁中緝熙殿親受法後以復辟時謫戍矣至是召還爲右闡教又命名故禮部尙書掌太常寺蔣守約還舊任守約直隸宜興人爲道士以邸邸舊臣例遣歸至是復起此二事俱在元年內似於新政不免少損蓋二氏之教入人易深自古然矣○道士爲大宗伯者自蔣守約始繼之者成化四年之李希安宏治十七年之崔志端以黃冠領夔伯之寄不謂乃見之清朝李文達陳莊靖劉文靖諸公能辭

責乎

世廟改稱

嘉靖十五年十月上諭禮卿夏言前以皇考廟比之世室卽名世廟今思之不甚穩且今分建宗廟推尊太宗世祭不遷是矣恐皇考亦欲讓尊於太宗且世之一字來世或用加宗號今加於皇考又不得世宗之稱徒擁虛名不如別議遂改爲獻皇帝廟蓋是時上已爲身後諡號計正與邵經邦所云諡爲世宗者暗合豈陽譴其人而陰用其言耶何淵小人議立世室不數年而改稱時張孚敬去位而桂萼死久矣至十七年用豐坊言尊

獻帝爲睿宗祔太廟并改太宗爲祖時夏言擬稱烈祖孝皇帝上改爲成祖與睿宗主同入廟蓋上亦慮後世以親盡議祧故竝尊二祖則上爲中興有德之宗永享禋祀其後廟號果不爽亦輔臣徐階輩能仰體上遺意也

穆宗仁儉

穆宗御極不久然仁儉性成嘗思食果餅詢之近侍俄頃尙膳監及甜食房各開買辦松榛粳餠等物其值數十金以進上笑曰此餅只需銀五錢便於東長安大街勾欄衡衡買一大盆矣何用多金內臣俱縮頸退蓋上

在潛邸久稔知其價也又一日思食驢腸近侍請增入御膳中上曰如此則大官將日殺一驢以備上供矣竟不許惟中官偶以疾避別官御史詹仰庇聞之具疏力諫時中官未有子而今上生母已爲皇貴妃詹蓋恐有容悅者引先朝恭讓后及孝恭后故事以此預諍其慮甚遠上雖怒而內慚其直僅批妄言姑不究未幾借他事命廷杖爲民自是恩禮中官有加焉蓋已行其言矣其後仁聖慈聖兩宮竝享天下養謂非當年主聖臣直之效不可此事與近年王給事德完篤厚中官一疏詞旨略同均有裨聖德不淺惜詹晚致通顯爲世所薄不

克保令名耳。○初穆宗好觀武事時江陵爲末相遂於條陳疏中特列一款曰實武備請上每秋大閱躬詣校肄上大喜褒美允行自是而內教場習射等事起矣此公善於逢君如此

禁殿更名

今大內建極殿故謹身殿也建文三年八月改名曰正心殿蓋方黃諸公正以格致聖學歆少帝故易今名至文皇登極始復舊嘉靖三十六年三殿俱燬比落成又改爲建極此一殿名凡三易矣建文三年九月又改承天門爲臬門改午門爲端門改端門爲應門改前門爲

路門蓋倣成周之舊亦靖難後還故名當時輔政諸老但知慕古不知皇祖手定無故議改亦變亂舊章之一也若金陵十五歌樓中有醉仙等三樓洪武間被火災至永樂八年上命鼎新之且仍舊號蓋先朝所建有舉莫廢卽一教坊尙存故事如此益覺建文紛更總授燕師以口實耳

聖諭門工

嘉靖丁巳三朝及殿門俱災時上急於門工謂朝會之地觀瞻不雅急欲先立奉天門樓時長工部者爲趙文華惶窘無計支詞以對上怒逐之而門工迄無建期上

乃諭大學士嚴嵩昨徐杲言門樓不敢以杉材代深恐
不堅欲俟材至又慮延久昨工部所獲門樓之料已有
所少者殿材耳今其言又如此若輩第弄紙筆支調安
有力任君事者夫楠材堅矣昨至大之質未二日燬之
與燒材不異久近非物可定惟天神垂祐葭亦可久於
是門工不數月而就緒聖諭真切葭亦可久一語真萬
世至言令古來峻宇雕牆之主媿汗入地至辛酉年冬
萬壽宮災次輔徐階身任其事僅三閱月告成時永順
致仕宣慰使彭明輔其子宣慰彭翼南各以獻大材濟
急用上喜甚進明輔湖廣都指揮使賜以蟒衣翼南進

雲南右布政使賜飛魚服此二服惟寵司禮大璫其後
乃及輔臣間有特賜部院大臣者以爲異數今二曾父
子兼得之最爲殊典且非軍功之賞尤特恩也與門工
時聖諭所云復別矣○晉府交城王表相先以庶孽納
貲故輔嚴嵩冒襲郡爵迨宗藩條例頒行表相爲濫封
之首應革乃表進白鹿自言得之平陽府藐姑射山仙
洞中且撰頌以獻其言俱妄也上大悅賜白金百兩大
紅金彩袞龍袍三襲自來人臣賜服以坐蟒爲極時猶
以爲逼上至袞龍二字非至尊不敢稱永樂間始有賜
親王及他王者以爲非常之典然皆親皇弟姪也自英

宗以來間及疏屬郡王最爲濫典而無人救正世宗英主亟宜釐革反以寵賁諛碑王時乙丑年事正大小臣工相率獻瑞時也穆宗以後藩府之得此賜者少矣○賜夷王者止稱蟒龍

聖學心法

永樂七年上巡幸北京賜太子聖學心法四卷皆出上手纂其綱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御製序文亦至五千餘言且自比唐太宗帝範十二篇以示仰止蓋兩文皇靖內難攘外夷功德略同故著作亦合轍如此

文華殿

文華殿在奉天門今改稱皇極之東北其制度較諸殿稍小而加精工焉蓋至尊所嘗御便殿且爲開設經筵之所中設鍍金鶴一隻東西相向立以口銜香乃外國所貢狀如細燭遇開講時展書等官立鶴之下及講畢事卽知經筵大臣亦繞鶴下出又賜酒飯於左順門今改會極之北實奉天門東廡也光祿官珍羞良醢二署設宴惟此爲第一精腆講官家人以及隸胥俱得隨入挈餽餘以歸先人每自講筵返邸寓時余甫齏亦得嘗今朝講久不舉行此典希絕矣本殿之側則爲精一堂恭默室九五齋皆世宗所建殿之後則名玉食館爲上

進膳之所又過小門西北曰省愆居本殿東西廂則稱
左右春坊憲宗再立爲太子講學文華以上頻御避居
左春坊卽此文華殿對曰念終始典於學期邁殷宗於
緝熙殫厥心若稽周后又曰披皇圖考帝文九寓化成
於几席游禮門翔藝圃六經道顯於黼牆又曰縱橫圖
史發天經地緯之藏俯仰古今期日就月將之益又曰
四海昇平翠幄雍容探六籍萬幾清暇瑤編披覽惜三
餘又曰西崑峙羣玉之峯寶氣高騰冊府東壁耿雙星
之曜祥輝遙接書林他不能復記此等對聯想亦諸殿
所無也殿舊覆青琉璃瓦嘉靖中易以黃瓦廿八年莊

敬太子行冠禮故事在文華殿中至是禮臣以黃瓦避尊上請上命設座文華殿門左南向然以侍衛未備暫止之太子加冠甫三日而薨時年十四不及御門今上元子出閣亦在文華殿之東楹不敢居中

禁革齋醮

嘉靖六年秋時屆聖誕上諭輔臣曰朕思每年初度一應該衙門援例請建齋祈壽夫人君欲壽非事齋醮能致果能敬天凡戕身伐命事一切致謹必得長生今將內二經廠外二寺凡遇景命初度一應齋事悉行禁止所謂省一分有一分益止存朝天宮一醮以倣春祈秋

報庶見崇正之意上此諭洞達天人之際杜革淫祀可謂至嚴又十許年而齋醮事興移蹕西苑躬尙元修自旱澇兵戎以至吉凶典禮先則叩元壇後則謝元恩若報捷又云仰仗元威如此幾三十年視六年聖諭遂若兩截矣

建吳二庶人無後

天順元年十月上命太監吳昱送建文君子孫建吳二庶人竝其母楊氏共一十八口鳳陽居住每月支食米二十五石柴三千觔木炭三百觔聽其自擇婚配衣食許出市交易仍令內使魯傳等看守門戶詔諭在廷文

武知之按此詔則從京師送至鳳陽而吾學編謂久錮
中都廣安官赦從自便者誤也弇州亦因而不改又誤
以爲天順四年出之鳳陽亦非是建文少子文奎旣釋
後未幾而逝終無子吳庶人之卒在永樂十三年亦無
子懿文太子遂絕嗣而吳庶人之妹錮在高牆者直至
成化二十一年始卒年八十六歲上命爲營葬域然不
聞所適者何人蓋竟以室女終身也悲夫

大峪山用舍

獻皇帝葬承天之純德山後崇爲顯陵尊極矣自張桂
輩以議禮驟貴重垂涎者紛紛起鑿空妄議創爲遷奉

獻皇之說始於百戶隨全繼以厨役王福等又繼以千戶陳昇緣事監生詹啓等屢請屢不行至聽選官王維臣等被重譴而此議遂息至十四年四月上恭謁諸陵寢并營壽宮於西山於是京師遂有訛傳遷陵者時順天府儒士潘謙錦衣軍匠金桂各上疏請遷顯陵於天壽山蓋預爲希恩地也旨下禮部參看尙書夏言等奏往者千戶陳昇等嘗以遷陵爲言陛下奉慈訓寢之矣今因上親謁七陵預建山陵將謂有奉遷之心潘謙等望風進言必有奸人主使希冀非望宜重懲治上深然其言下錦衣送法司訊治於是議者益曉然知上意無

野獲編補遺

卷一

古

林樹山房

一人言及矣至十七年十二月章聖太后崩上忽下詔
遷顯陵梓宮改葬於北六飛親閱得吉壤於天壽山之
大峪詔云林茂草鬱岡阜豐衍別在諸陵之次命太師
翊國公郭勳知山陵建造總督工程以十七年十二月
十五日辰時興工大學士夏言尙書嚴嵩等各具獻皇
梓宮啓行圖及奉遷儀注上呈矣上忽頒諭謂奉藏體
魄已二十載啓露風塵搖撼遠道朕心不寧於是嵩等
又會議從上聖意停啓攢三使不發別遣錦衣指揮趙
俊者往視而遷事中輟上命次年二月十五日太后梓
宮南祔顯陵擇日發引禮部已移文所司遵行矣已而

趙俊自承天還言顯陵元官有水於是衆嘖嘖又謂顯陵當北遷上命梓官且停待駕南行還京再奏而上以二月朔立太子裕王景王時車駕瀕行工部郎中岳倫上言梓官南耐未足遂陛下孝思之誠請堅北遷之舉勿惑羣臣之議上怒命錦衣逮訊已而褫職永不敘用蓋翁祖遷陵之說以媚上不意其拂旨也至十六日發京師至四月朔自承天回鑾上諭行在禮部曰吉壤重卜何爲來此惟純德山皇考聖鑒安悅寧安久矣視地悉已之行官道路止勿治蓋上意欲皇考仍舊葬而北葬太后於大峪故示意如此又途中得御史謝少南疏

請慶都堯母祀典上喜曰堯父母異陵可徵合葬非古
少南才識可嘉改司直郎兼檢討至四月十五日還京
十九日丙辰上諭輔臣曰大峪之工元寢已成不奉梓
官早安恐夏雨流入枉費人力可於五月三日子時發
引五日抵陵六日掩元宮七日神主還京蓋力斥南行
之說矣是月二十七日上復親至大峪視太后陵工旣
閱畢召禮部尙書嚴嵩諭之曰朕南巡謁陵今又視大
峪山峪地空淒豈如純德山完美決用前議奉慈駕南
耐其發引吉辰另擇至是顯陵合葬之議始定而太后
梓官仍南行矣三數月之間陵寢大事或南或北或行

或止更改數番一惟聖意自裁宰執大臣惟唯諾奉行
不復設一謀出一見如傀儡之受牽可恨亦可哂矣○
方大峪之初興工也御史陳讓上疏引舜葬九疑二女
不從之事謂宜奉睿宗衣冠與章聖太后合葬大峪山
以章聖衣冠合葬顯陵若必欲遷顯陵於大峪山則承
天舊陵爲二聖衣冠几杖別藏以當荆襄旺氣上曰竝
建二陵用衣冠交葬從古所無尤見乖謬命斥爲民當
時顯陵建白惟此一疏耳然其乖謬則誠如聖語矣○
章聖后南祔顯陵已竣事矣次年五月錦衣千戶李拱
辰上言聖母南祔之後災異屢作乞迎二聖梓官俱葬

皇朝續編卷一
天壽山上斥其狂悖庸愚下鎮撫司逮治

大峪山再用

大峪今爲今上所建壽宮向年江李諸公謂其地不吉
歸咎於首揆申吳縣及舊宗伯徐嘉定舉朝聚訟至煩
聖駕再出而始決想世宗何等英斷始而曰豐衍旣而
曰空淒尙未有定見如此況臣下書生臆斷乎○太僕
少卿李植江東之議壽宮止以大峪有石爲言而不及
世宗改卜一事想未諳先朝故實也當時輔臣禮臣豈
不知世宗再閱不用特輕信欽天監官張邦垣等之言
致此紛紛亦幸上不以皇祖空淒之語致詰耳不然諸

大臣禍且叵測矣其後訓導龐尙鴻等又謂大峪開鑿時元宮有水督工諸臣用火炙乾不使上知未知信否但顯陵遺閣時趙俊亦有有水之言世宗竟以梓宮南遷何也○孝宗山陵初起吏部郎中楊子器亦上言石中有水時內臣主其事上不允行仍切責子器

禁中演戲

內廷諸戲劇俱隸鐘鼓司皆習相傳院本沿金元之舊以故其事多與教坊相通至今上始設諸劇於玉熙宮以習外戲如弋陽海鹽崑山諸家俱有之其人員以三百爲率不復屬鐘鼓司頗采聽外間風聞以供科譚如

成化間阿丑之屬以故恃上寵頗干外事近日聖意頗覺之進膳設劇頓減於舊此輩亦少戢矣又有所謂過錦之戲聞之中官必須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全在結局有趣如人說笑話只要末語令人解頤蓋卽教坊所稱耍樂院本意也今實錄中謂武宗好武遇內操時組練成羣五色眩目亦謂之過錦似又是八虎及許泰江彬輩營伍中事卽王恭襄瓊亦在其中非劇也

供御茶

國初四方供茶以建寧陽羨茶品爲上時猶仍宋制所進者俱碾而揉之爲大小龍團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

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
採春先春次春紫筍置茶戶五百免其徭役按茶加香
物擣爲細餅已失真味宋時又有官中繡茶之制尤爲
水厄中第一厄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
便啜遂開千古茗飲之宗乃不知我太祖實首闢此法
眞所謂聖人先得我心也陸鴻漸有靈必頰首服蔡君
謨在地下亦咋舌退矣

年號別稱

文皇靖難兵起屢進表章白雪者所不論卽他指斥書
檄俱用建文年號直至建文四年六月登極改次年爲

永樂元年以本年不宜復稱建文乃仍洪武號爲三十五年實無所謂革除也至正德十四年寧王宸濠反初欲改元順德爲李士實力諫乃止稱己卯年則逆狀昭然未幾而敗按李煜爲宋太祖所攻遂罷開寶年號不書竟署乙丑年宸濠蓋用此故事嘗見故老云國初歷日自洪武以前俱書本年支干不用元舊號又貿易文契如吳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蓋又民間追恨蒙古不欲書其國號如南宋寫金字俱作今字曾見宋列帝御書及妃后翰墨皆然則又不共戴天仇也以

上各有所謂且有所本今人多不知辨見者則以爲駭

矣。○一歲兩元本朝所無惟景泰已稱八年而正月十七日英宗反正改稱天順元年

承天大誌

承天大誌者世宗既追宗獻皇益務張大其事以明得意遂作承天誌一書時工部尙書顧璘以督顯陵工程在事卽命之總理璘乃聘楚人顏木王廷陳等纂修蓋諸君俱高名廢棄欲借此爲出山計也書成而聖意不愜遂報罷不復議嘉靖末年給事邱岳復迎上意請重修乃命閣臣徐階等總裁而諸詞臣分領之時情咸謂書成必有異擢爭求入局以至徐華亭與袁慈谿之相

左瞿文懿與高新鄭之相詬俱起於此書比進呈乙覽
上以卷中脫簡不復敘勞僅各得賞諸公大失所望時
去鼎湖不數月耳獨邱岳以建議始功超爲禮部右侍
郎次年穆宗大計京官岳坐降調外任○是時侍講學
士廖道南亦修楚紀以求媚旣而世宗南幸承天又獻
聖皇南巡江漢賦上以付史館又上瑞應頌四篇亦命
留覽旣而朝見時廖居憂乃服緋袍上大怒褫其職迨
楚紀成終不召

今上史學

今上以冲聖御宇張江陵相公進帝鑑圖說以勸講內

列聖哲芳規任愚覆轍二項以寓勸戒上固天縱自是
益勤史學更命進講貞觀政要至十六年間臣進太祖
御札在內閣者凡七十餘通上命留內恭藏因索累朝
實錄進覽閣臣對以實錄成時史臣俱會同焚稿於芭
蕉園人間竝無底稿惟皇祖世宗特建皇史宬以藏列
聖實錄寶訓但冊樣稍廣宜減爲書冊庶便展開容令
中書官謄進陸續上呈上允之由是金匱石室之藏俱
登乙覽矣今上舉動每以祖宗爲法自沖年卽有小世
宗之號然亦繇帝鑑一書啓沃聖心故孜孜講究不輟
宋朝大儒如王荊公以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六經如

聖德紀事 卷一
程伊川以看資治通鑑爲玩物喪志禁人弗習宜其末
造之不競也。○初修帝鑑時分派各詞林編纂江陵特
總其成耳比進御時江陵竟以己名獨上上褒諭甚至
無一語及他臣一時有事筆札者相顧愕眙憤歎此公
之失權於後輩此亦其一事也近年焦漪園之進養正
圖說亦不以聞之同事遂至被口語挂謫籍專之一字
爲崇如此

重修國史

太祖實錄建文一修永樂兩修蓋以初本及續纂俱未
允也然而真是非愈不可問矣嗣後直至嘉靖元年御

史盧瓊建議孝宗實錄成於焦芳之手賢否混淆是非顛倒乞乘今纂修武宗實錄竝令儒臣改撰上曰孝宗錄雖焦芳筆削任情但當時大政大議及人才忠邪天下自有公論不必改修其係一人一事者令纂修官因事別白之蓋大典既定恐改述者仍踵前轍復任私意上慮遠矣

宮闈

仁廟殉葬諸妃

會典云獻陵七妃三葬金山餘俱從葬按仁宗土仙宣宗諡皇庶母貴妃郭氏淑妃王氏麗妃王氏順妃譚氏

元妃黃氏五人又益以先贈張氏順妃李氏麗妃俱係
潛邸追共七人是矣然前是登極所封貴妃郭氏賢妃
李氏惠妃趙氏淑妃王氏昭容王氏僅郭貴妃王淑妃
在所殉中何也況貴妃所出有滕懷王梁莊王衛恭王
三朱邸在例不當殉豈銜上恩自裁以從天上耶又上
未崩前之兩月曾封張氏爲敬妃爲榮國忠顯王之孫
今太師英國公輔之女冊文中贊美甚備亦不從殉蓋
以乃祖父勲舊特恩也是時六官止以貴妃爲極貴下
中官一等至宣廟始加孫氏爲皇貴妃尋正位中官矣

妃諡

本朝典制大行皇帝尊諡十七字大行皇后十二字皇
妃及太子與太子妃止二字而已惟永樂間高廟惠妃
崔氏薨諡莊靖安榮四字諡始見於此而文皇嬪御如
淑妃楊氏之諡端靜恭惠惠妃李氏之諡恭和榮順麗
妃陳氏之諡恭順榮穆順妃王氏之諡昭惠恭懿賢妃
王氏之諡昭肅靜惠賢妃喻氏之諡忠敬昭順麗妃韓
氏之諡康惠莊肅順妃錢氏之諡惠穆昭敬惠妃吳氏
之諡康穆懿恭此皆歿於永樂間亦諡四字斯爲異典
但文皇賓天後從殉諸妃史皆失載今遂無可考據至
天順七年敬妃劉氏薨上輟朝五日特贈惠妃諡貞順

懿恭蓋倣文皇諸妃例然前是天順五年宜廟賢妃吳氏薨上僅輟朝一日諡曰榮思妃故景帝生母景泰卽帝位尊爲皇太后上復辟仍爲賢妃而喪禮僅止此曾不敢望敬妃萬一上友于素雋惟此舉似有遺憾至成化間惠妃王氏之諡端靜安和德妃惠氏之諡恭莊端惠順妃樊氏之諡恭和安靖安妃楊氏之諡莊僖端肅賢妃王氏之諡昭肅靖端宸妃萬氏之諡靖莊安穆皆英廟所遺簪履得諡四字於禮亦稱其後直至正德中英宗淑妃高氏薨年八十二歲諡曰莊靖安榮英宗麗妃劉氏薨年八十七諡曰安和榮靖皆四字此二妃於

上爲庶曾祖母蓋又仰體先朝遺意以慰裕陵在天之靈且從來妃嬪壽考未有及二妃者此英宗獨見禁止殉葬使得享高年其遺澤遠矣成化十一年六月淑妃紀氏薨特諡恭恪莊僖則孝宗生母用天順間劉妃禮崇進四字非過也而憲廟賢妃柏氏爲悼恭太子生母至嘉靖六年始薨於上爲庶祖母蓋亦年八十餘僅諡端順他典亦殺似乎過薄惟成化二十三年正月皇貴妃萬氏薨輟朝至七日諡曰恭肅端慎榮靜遂至六字此本朝勅見則以上異寵特加然較之唐宗之追諡貞順武皇后宋仁宗追諡溫成張皇后大有間矣此祖

宗家法之嚴不敢踰僭也嘉靖十八年二月貴妃閻氏薨贈皇貴妃諡榮安惠順端僖蓋倣成化年間萬妃之例以閻爲哀沖太子生母也三十年莊敬太子生母皇貴妃王氏薨諡端和恭順僖又用閻妃例可謂恩禮兼備至三十三年正月康妃杜氏薨杜爲裕王生母尙書歐陽德等引先朝淑妃紀氏爲比宜令裕王服斬衰三年上不從輔臣嚴嵩等引太祖孝慈錄序爲證上復諭當避君父之尊不當服斬衰三年欲用賢妃鄭氏例賴德等力爭裕王得於府第燕居終喪時上輟朝止一日及議諡號止用榮淑二字而無贈且改儀注爲賜祭

賜諡行禮之時差官讀祝宣冊皆平立不拜所以翦抑之者至矣上意以先有哀冲莊敬二太子在前則穆宗爲庶第三子故閻妃當從厚杜妃則殺其儀耳然憲宗朝紀妃薨時皇第一子及悼恭太子亦已先歿孝宗獨非庶第三子乎憲宗雖嬖萬氏而於紀妃猶備禮不少貶固諸輔臣匡正之力亦以聖心無所猜忌非如嘉靖末年動有久待之嫌因竝簡禮於所生也○嘉靖四十五年未封妃楊氏薨追封爲榮妃諡恭淑安僖喪禮如皇貴妃閻氏例四之一贈其父驃騎將軍錦衣都指揮使授兄廷美錦衣指揮僉事妃仍耐享奉先殿而穆宗

生母康妃不與焉又皇貴妃沈氏薨諡莊順安榮貞靜
此妃不聞有所出而六字諡遂同問王二妃尤異

宮詞

嘉靖中葉上餌丹藥有驗至壬子冬命京師內外選女
八歲至十四歲者三百人人宮乙卯九月又選十歲以
下者一百六十人蓋從陶仲文言供煉藥用也其法名
先天丹鉛云久進之可以長生王弼州嘉靖宮詞所云
靈犀一點未曾通又云只緣身作延年藥是也

萬妃晚倖

史云萬貴妃生於宣德庚戌四歲選入侍聖烈慈壽皇

太后卽宣宗孝恭皇后孫氏也云及笄侍上於青宮憲宗以正統十四年立爲太子時方三歲妃已二十歲矣後至天順元年憲宗從沂邸復儲位年僅十一而妃則已二十八矣又云上卽位遂專寵此年七月大婚聖齡十八而妃則已三十五次年妃舉皇長子未晬而薨進封貴妃此後遂不復孕又進皇貴妃嬖倖終憲宗之世以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薨計其年蓋已五十八而上以是年秋八月上昇聖壽僅四十一則妃實長於憲宗十七年竊以爲必無之事或者史臣紀載之訛然成化四年秋彗星見大學士彭時上疏乞正宮闈以綿

聖嗣且言專寵者年日以邁宜子者恩或未逮宜更新以回天意又云凡女子年過四十雖有所生而多不育蓋謂皇長子之薨已直指其事不復諱是年妃蓋已三十九矣彭文憲謂之年邁似史臣所述又未必誣矣自古妃嬪承恩最晚而最專最久未有如此者然則夏姬之三少宜主之內視信乎有之○北周宣帝天太皇后朱氏靜帝生母亦長於宣帝十餘年然而無寵

選江南女子

洪武五年選蘇杭二府婦女願入宮者四十四人授內職蠲其家徭役其三十人年未二十各賜白金遣還任

其適人洪武十四年勅諭蘇松嘉湖及浙江江甯有司
民間女子年十三歲以上十九歲以下婦人年三十歲
以上四十歲以下無夫者願入宮備使令各給鈔爲道
里費送赴京師蓋女子以備後宮而婦人則充六尚也
時孝慈皇后正母天下其注意江南如此此後天順間
命內臣選南方女婦已昉於此

女官

宮中六尚之職國初凡三定最後則洪武二十八年重
定者爲准先是分局曰尚宮曰尚儀曰尚服曰尚食曰
尚寢曰尚功又有宮正司其長爲正六品嗣又陞爲正

五品最後官秩如之而僚屬加詳焉尙官之屬有司紀
司言司簿司關尙儀之屬有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尙服
之屬有司寶司衣司飾司仗尙食之屬有司膳司醢司
藥司饔尙寢之屬有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尙功之屬有
司製司珍司計其司之長爲正六品而堂屬佐貳以次
遞降焉官正司主糾察官關視外憲臣其局各有女史
六人或四人如外官掾吏蓋斟酌周漢唐之制而損益
焉初設官時爲七十四人其後蓋倍之矣

採女官

天順三年上命鎮守浙江太監盧永江西太監葉達福

建少監馮讓曰宮中原設六尙女官以紀內事須識字
婦人充任近年多放還家及老疾不任事者缺人任用
勅至卽密訪良家女子年十五以上無夫婦人四十以
下能讀書寫字竝諳曉算法者四五十人籍記之待明
春遣人同爾會選令其親屬送來觀此勅則禁中須女
官甚急向來宮掖充滿俱係北產不諳文理故命江南
選擇不獨取其美麗亦以慧黠堪給事左右也且是時
孝莊錢后正位中官故漸之仁和人宜其追念桑梓注
意南人第不知次年所選者果幾人當聖意耳○選江
南女子入宮洪武時已兩見矣

女秀才

凡諸官女曾受內臣教習讀書通文理者先爲女秀才
遞陞女史陞官官以至六局掌印則爲清華內職比外
廷通顯矣但止六品衙門蓋太監亦僅四品此又次之
然監局各內臣用事者俱有蟒玉之賜蓋竟用一品章
服不知六局亦有遞加者否若外廷士子惟翰林院有
秀才先朝名臣如李西涯程篁墩楊石淙輩俱曾爲之
受詞臣教習非尋常諸生比至修實錄等大典亦得預
焉然不登第授官者僅得鴻臚寺序班與鑄印局儒士
出身無異其不逮女秀才多矣○永樂二年左都御史

陳瑛誣駙馬梅殷與女秀才劉氏爲邪謀則女秀才之名久矣嘉靖初年行皇后親蠶禮內賜酒飯以夫人秀才爲第一等而供事命婦輩反次之以地在禁密廚役難辦命尙膳監祇待則女秀才與夫人竝稱其貴近可知

宗藩

親王娶夷女

太祖第二子秦愍王娶故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擴廓帖木兒女王氏爲正妃至二十八年愍王薨王妃以死殉遂得合葬而次妃鄧氏則功臣清河王愈女反

屈居其下時洪武廿一年戊辰科狀元爲襄陽人任亨泰其妻亦蒙古人賜國姓朱氏而亨泰母爲烏古論氏亦色目人也至文皇帝時納高麗所獻女數人其中一人爲賢妃權氏侍上北征迴師薨於嶧縣遂藁葬焉蓋是時尚仍元舊俗未禁屬國進女口也此後遂不聞此事矣○古來中國娶夷女者如魏文帝悼后郁久閭氏爲蠕蠕主阿那瓌長女文帝至廢元配乙弗氏而納之復以悼后妒令乙弗自殺而阿那瓌次女又爲齊神武后蓋中國仰其鼻息以爲盛衰及突厥滅蠕蠕其強大彌甚中國爭倚以爲援宇文與高氏本欲共求其女爲

后終爲周所得賴以滅齊則唐詩所云安危託婦人者
又不在中國之和親公主矣本朝英宗北狩時也先欲
進其妹上毅然不許迄不能行聖主英概奚止羞恥百
王已也

谷王反覆

谷庶人穗初封宣府會燕邸靖難師起走還京師建文
君命守金川門文皇臨城下穗開門納燕師以此寵異
冠諸邸本年卽改國於湖廣長沙府至國詐造圖讖僞
作妖言謀製燈入貢潛納壯士於御前會蜀府崇陽王
悅燭以事逃入長沙穗邀入府詐云建文君實不死此

卽真故主來歸欲奉以舉事崇陽不從蜀王椿其同母兄也聞其謀遣使諭止之弗悛乃以聞於朝於是太宗遣兵取之穗倉卒不及發遂就執至京錮西門內時永樂十五年也是時建文二弟惟庶人允熈一人在自穗有此舉是年卽以訃聞蓋上慮不逞者復欲借以干紀不得不除之也穗初意欲爲劉湲楊諒之舉然一叛義師再獻都城全似司馬消難劉知俊之舉動上賞其功已疑其心矣卽建文果從田間再起谷王佐之收合餘燼亦徒成將帥功名耳金川門之役曹公李景隆與谷王同啓扉納義師皆受文皇上賞景隆至爲班首重臣

列祺成二公功臣上永樂四年以嫌被幽與族錮鑰其子孫至自相婚耦至正統間始釋自便蓋景隆之死竟以凍餒終太祖神靈在天與谷王同殛矣

公主

主壻遭辱

今上丙戌正月望後駙馬都尉侯拱宸夜歸府遇一人偃蹇太甚執而撻之少頃則有中使趙祚者倚醉入府扭結拱宸窘辱甚至詢之則被撻者其家奴而祚則永寧公主所役也拱宸憤甚上疏旨下笞祚而已仍戒拱宸毋生事侯所尙壽寧公主與永寧公主俱今上同胞

妹而永寧則養居久矣小豎橫恣已極而處分僅止此
使在江陵柄國時必無此事卽有之亦必大創矣拱宸
事後至戊子冬駙馬萬煒奏司官老婢沈銀蟾與內使
李忠盜金銀等物反遭詬辱上大怒謂聖母生辰煩瀆
盡革其蟒玉竝奪所掌宗人府卽送國子監習禮三月
再奏而宮婢內使盜竊詬辱等事不問也

公主下嫁貴族

本朝公主俱選庶民子貌美者尙之不許文武大臣子
弟得預爲慮甚遠然亦有偶值不盡然者如高帝長女
下嫁太師燕國公李善長子拱次女寧國公主下嫁汝

南侯梅興祖子殷第五女汝寧公主下嫁吉安侯陸仲
亨子賢第八女福清公主下嫁鳳翔侯張麟子龍第九
女壽春公主下嫁潁國公傅友德子忠第十一女南康
公主下嫁東川侯胡海子觀第十二女永嘉公主下嫁
武定侯郭英子鎮第十五女汝陽公主下嫁都督僉事
謝彥子達懿文太子長女江都公主下嫁長興侯耿炳
文子璿以上俱開國功臣因結肺腑且其時禁制未定
也至文皇則長女永安公主下嫁都督袁洪子容第三
女安成公主下嫁西寧侯宋晟子琥第四女咸寧公主
下嫁宋晟子瑛蓋宋氏兄弟俱尙主亦皆靖難功臣也

至正統間則禁例已大定矣而宣宗第二女常德公主下嫁薛桓則鄞國公薛祿子以上雖貴臣然皆右列也英宗長女重慶公主下嫁周璟則參政周顒子第二女嘉善公主下嫁王增則靖遠伯王驥孫第四女崇德公主下嫁楊偉則興濟伯楊善子周顒進鴻臚卿不任事二伯俱以文臣起家拜五等得連姻帝室亦是奇事此後則憲宗長女仁和公主下嫁齊世英爲尙寶卿齊佑子佑亦進鴻臚奉朝請用周顒故事也其後公主出降例皆白屋直至今上長女榮昌公主選尙駙馬都督楊春元爲故太僕卿維聰孫正德辛巳狀元也始復爲衣

冠之族云榮昌爲中官王氏出

尙主見斥

嘉靖六年永淳公主及笄選禁嬪而得陳釗旣爲仇家所訐罷矣上命再選蓋主爲興獻帝第四女上加意憐愛之必欲得佳偶時高中元相公年十六隨父少卿尙賢在京邸風骨秀異因而見收故事三人入宮惟內廷所擇時官嬪內臣皆日屬中元乃章聖太后取中者爲河南謝詔高同里人也中元歸之次年卽以禮經魁其鄉主旣下降因謝寡髮爲時所嘲弄意已不懌旣聞高才貌又未娶登賢書不無心豔又數年而成進士高第

里傳續補遺
居詞林有盛名主滋介介形之悔歎謝懼無計佯以好
語謀之主欲偕桑梓招中元宴會主欣然允之比至而
窺於青瑣高時已偉軀幹美鬚髯儼然河北傖父無復
少年姿態主夙慕頓盡伉儷遂加篤人謂謝能以小智
回天人亦非凡碌粉侯所辦

勳戚

武定異封

武定侯郭勳以六世祖母永嘉大長公主請諡世宗允
之賜諡貞懿已爲異典比進拜太師兼太子太傅復請
追贈其始祖郭英亦許之命賜諡追爵英如其官此古

今未行之事

國公文臣

國公爵雖至貴然歷朝勲號俱稱武臣惟太祖朝韓國公李善長生前疏封時得稱文臣至太宗則姚廣孝贈榮國亦被文臣之稱以緇徒得比隆開國元勲亦異矣蓋國朝止此二人若通侯則無之至伯爵之稱文臣不勝紀矣

朱勇卹典

成國公朱勇自宣宗時已總禁兵且二十年後英宗北征扈駕以出爲大營總兵官還至宣府虜騎漸逼勇以

精卒四萬爲前鋒大敗身死無匹馬得還越二日大駕
遂陷於土木至景泰元年其子儀以父歿王事請祭葬
景帝曰勇爲大帥喪師辱國致陷乘輿尙可以公侯禮
禮之乎斥不許至英宗復辟卽贈勇爲平陰王諡武愍
勇統兵敗績其事與英公張輔等不侔景皇帝聖語嚴
正何啻斧鉞乃英皇反責以眞王且爲易名比開國靖
難功臣有加焉不特忠義解體而賞罰之無章亦甚矣
○朱氏凡贈三王最後爲定襄希忠事在今上初年其
後言者謂出自江陵公受賄私予破壞祖宗典制竟從
追奪希忠雖無褻革之績亦免輿尸之凶且與陸炳同

出世宗於行官火中厥勞難泯若勇者罪浮於邱福十倍使在文皇時必奪公弗嗣矣後生知今不知背類如此初希忠之追王也引武宗朝英公張懋卒得封寧陽王例爲比至言官追論希忠奪王爵遂并張懋之寧陽而追禡之眞池魚之殃也然懋生前宿衛微勞大遜希忠

陸炳卹典

陸炳以三公兼三少歿贈忠誠伯諡武惠誠爲濫典但世宗追念衛輝行官翼衛且有發仇鸞逆狀功恩卹不免過隆至穆宗朝奪爵奪諡法如是止矣至高新鄭再

起復喉言路劾其罪狀籍沒其家且謂當斲棺戮尸而姑宥之蓋高與炳無大仇特以炳爲華亭故相連姻欲誣其寄贓而并籍之也時新鄭於王俊民補廕唐樞復官事抗疏力爭謂初年用事之臣凡先帝所斥者盡褻顯之幾同武王反商欲以坐華亭之悖然則陸炳者又非先帝所褻顯者乎何以必戮尸籍沒而後快也專恣誣罔如此卽不遇張江陵馮保能無敗乎

內監

封朝鮮

朝鮮爲守禮之邦朝廷待之亦與諸夷迥異然國初冊

封多用內官自成化間內臣鄭同翟安二人竝使而言
官糾其非事得寢此後多用文臣亦有內外兼用者至
嘉靖間則大瑞例不遣矣隆慶元年始又命中官姚臣
同行人歐希稷弔祭朝鮮封其姪署國事李昫者爲王
卽今王爲日本所侵幾至亡國者是也其時華亭當國
不宜有此至今上屢遣使其國皆用詞臣及使署充之
體統始正矣

內府諸司

內官十二監四司八局總謂之二十四衙門俱在禁地
惟浣衣局則在皇城之外爲異耳又有寶鈔局今稱司

此外則有鞍轡局內承運庫供用庫司鑰庫贓罰庫甲乙丙諸庫內靈臺御酒房彈子房牲口房刻漏房更鼓房甜食房漢經廠道經廠盛甲廠王恭廠又洗白廠一名緣作卽織造兇羅絨之所不許外人窺視傳出者而乾清宮內則有湯局葷局素局點心局乾燂局手盆局冰膳局餽膳局麪筋局凍湯房司房筦庫房又有御藥房弓箭房御茶房貓兒房俱有大璫主之所役殆數萬人此外則有鷹房豹房百鳥房御花房蟲蟻房之屬其名目最夥其役日多其費日繁莫可稽核蓋中官相承窟穴深固雖以世廟初年新都相之肅清今上初年江

陵相之嚴刻亦無所措手國計之匱此第一漏卮也

孔廟內臣降香

太祖廢天下神祇王公等號而獨存孔子文宣王尊稱
及塑像蓋有深意至世宗用張璠言改王稱師毀像用
主儒者至今飲恨惟太祖初制每月朔望遣內臣降香
歷朝遵行亦至嘉靖九年始罷之此璠獨見也

內廷豢畜

大內自畜虎豹諸奇獸外又有百鳥房則海外珍禽靡
所不備眞足洞心駭目至於御前又最重貓兒其爲上
所憐愛及后妃各官所畜者加至管事職銜且其稱謂

更奇牝者曰某丫頭牡者曰某小厮若已騶者則呼曰某老爹至進而有名封直謂之某管事但隨內官數內同領賞賜此不過左貂輩緣以谿壑然得無似高齊之郡君儀同耶又貓性最喜跳驀官中聖盾初誕未長成者間遇其相遘而爭相誘而嗥往往驚搐成疾其乳母又不敢明言多至不育此皆內臣親道之者似亦不妄又嘗見內臣家所畜騶貓其高大者踰於尋常家犬而犬又貴小種其最小者如波斯金線之屬反小於貓數倍每包裹置袖中呼之卽自出能如人意聲甚雄殷殷如豹

劾大璫子弟

武宗朝劉瑾敗後次年禮科給事中陳鼎劾奏河南鄉試第七名廖鎧乃鎮守太監堂之姪參隨錦衣指揮使鵬之子本福建人冒河南籍鄉試入彀乞命禮部削去試錄鎧名照例問革并治有事科場者之罪上命除鎧名而貸執事試院者繼而巡撫河南都御史鄧洋又奏河南盜起皆由鎮守太監廖堂與其弟鵬括利害人所致乞正典刑詔降鵬二級爲指揮僉事南京閑住仍贖其私宅鵬大寤欲求救於朱寧思寶貨無當其意者乃令後房所寵出入寧家寧遂留之因其兄疏辨併鵬復

職是時逆瑾雖誅八黨正熾而鼎一言遽革權璫從子之籍又賊寧方冒國姓自稱皇庶子僅能止廖鵬之鐫秩而鄧洋之言初未嘗以爲非也及陳鼎以言事忤旨內批鼎附瑾估價匿下之詔獄固權倖爲廖鵬報仇然以吏部尙書楊一清之救得釋罷歸蓋是時公道猶僅有存者此後漸不然矣○萬厯初年彈治江陵公者尙不乏人至馮璫則無片言及之卽其姪都督馮邦寧及名下用事大璫張大受亦無人指及之迨馮璫將敗最初言者亦不過借司房徐爵牽及之耳未幾追論者連篇累牘諺所云打死虎也可以觀世變矣○馮邦寧者

璫保之姪以恩澤歷官左都督恃保勢橫於長安莫敢與抗偶與江陵之長班名姚曠者遇訶辱之曠不遜因相爭鬪爲邦寧徒御筆擊稍過歸訴於主人卽遣人述其事於馮璫璫呼邦寧至杖之四十褫其冠服不許朝參當時江陵曲媚馮以固權寵而能折辱其姪乃爾璫以江陵片言不難笞猶子以謝過似亦非他內官所及○邦寧又遇大司寇劉白川應節不避道劉叱之下馬今六卿未必有此事矣

內官定制

太祖定宦官之制亦歷五次而始有成規其初吳元年

內史監至有正三品者洪武四年降爲正五品其長曰
令十七年又降其長爲正六品蓋爵秩遜女官之六尙
焉至二十八年始定爲十監以太監爲之長秩正四品
不復更矣監曰神宮曰尙寶曰尙膳曰尙衣曰司設曰
內官曰司禮曰御馬曰印綬曰直殿又增御用監凡十
一至三十年又增都知監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
勘合其設官品秩一如各監今通呼爲十二監云又設
六局曰兵仗曰內織染曰針工曰巾帽曰司苑曰酒醋
麵而先所設皮作司牧顏料三局廢不復見想竝統於
他署矣三十年又增銀作寶鈔二局其庫有三曰司鑄

曰內承運曰內府俱用其司有二曰鐘鼓曰惜薪今甲
官輩例稱爲二十四衙門然今又有浣衣等局與混堂
諸司未審何屬也司禮今爲十二監中第一署其長與
首揆對柄機要僉書秉筆與管文書房則職同次相其
僚佐及小內使俱以內翰自命若外之詞林且常服亦
稍異其宦官在別署者見之必叩頭稱爲上司雖童稚
亦以清流自居晏然不爲禮也內官監視吏部掌升選
差遣之事今雖稱清要而其權俱歸司禮矣御馬監雖
最後設然所掌乃御廐兵符等項與兵部相關近日內
臣用事稍關兵柄者輒改御馬銜以出如督撫之兼司

馬中丞亦僭擬甚矣內職惟鐘鼓司最賤至不齒於內廷呼曰東衙門聞入此司者例不他遷如外藩王官然而正德初劉瑾乃以鐘鼓司入司禮者又傳先朝曾召教坊司幼童入侍因闢之爲此司之長以故其儕鄙爲倡優之窟不屑列班行未知然否近又聞內臣輩云惟都知監爲下等衙門不得他陞今內府所稱十二監與前無異而六局之外又以浣衣銀作爲八局而司則鐘鼓惜薪外又益以寶鈔混堂爲四司是爲二十四衙門與國初制小異不知何故○洪武四年命吏部定內官散官正四品正中大夫從四品中侍大夫五品中衛大

夫從五品侍直大夫正六品內侍郎從六品內直郎正七品正奉郎從七品正衛郎正八品司奉郎從八品司直郎是時未有大監也後以四品授太監遂爲中官極品蓋其名肇於金元本朝因之以至於今唐制宦者官階與廷臣同最爲失體宋則別置勳階神宗嘗曰祖宗爲此名有深意至徽宗一變其制遂至建節矣本朝內臣俱爲吏部所領蓋周禮冢宰統閹人之例至永樂始歸其事於內而史諱之

內臣罪譴

內臣得罪祖宗時俱下法司近代以來多自內批出其

輕者云降作奉御私宅閉住蓋猶爲六品官也又降奉御者或云發南京新房閑住或云往鳳陽祖陵司香其重者降作小火者發去南京孝陵司香則無官矣又重者則云降充淨軍發去南京孝陵衛種菜其更甚者至云夾四夾拶四拶打一百發南海子常川打更則示意殺之十無一存者矣○聞之中官輩云種菜者至南京其守備大璫坐堂皇喝云取職事來則淨軍肩一糞桶竝杓趨過前而去雖司禮首璫得罪亦然又晝夜居菜圃非赦不得越寸步

禁自宮

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初卽位長沙府民有自宮求爲內侍者上曰游惰不孝之人忍自絕於父母豈可在左右發爲卒戍邊未幾興州左屯衛軍餘徐翊奏有子自宮今爲內豎乞除軍籍上曰爲父教子爲子養親爾有子不教自傷其體背親恩絕人道皆原於爾出其子使伏軍役又諭刑部尙書金純等曰今後有自宮者死不貸若加官刑者朕亦惡之官刑下死刑一等須嚴禁止因顧學士楊士奇等曰此事須以詔書行之其禁止自宮并官刑如此然洪熙元年宣宗登極赦書內又云在京工人犯罪被刑剜刺已成殘疾者卽與開除差役是年

行在工部奏舊經閣刺銀匠周阿佛等七十六人自陳老疾乞免役上曰刑餘之人其稱老疾必不妄令免役閑住則肉刑在太宗朝未除也至本年有軍民任本等數人自宮求用上曰皇考時有自宮者皆發成交趾此人尙敢爾耶卽循例發遣以上兩朝兩年事也未幾宣宗又下太僕卿戴希文子懷恩及前翰林庶吉士成敬於蠶室豈僅禁自官而腐刑仍用耶宣德以後始廢論腐英宗禁自官尤嚴犯者俱戍極邊正統十三年江西鄱陽民樊侃陝西藍屋民李回漢自宮詭云病瘡及墜馬損傷求用上以故違禁令俱發遼東鐵嶺充軍仍著

爲令景泰三年七月景帝諭禮部尙書胡濙聞民間自
官者甚多可榜諭敢犯者及投王府勢宦之家俱如舊
例處以不孝然天順二年七月命宮監徒四十四名女
口八十人送浣衣局又何也此後不復用官刑而禁自
宮加厲宏治六年五月軍人馬英妻羅氏自宮其幼男
馬五事覺羅氏坐下手之人當斬律刑部郎王嘉慶等
三人改議杖罪上怒謫嘉慶於外羅氏坐死如律以孝
宗仁恕而痛嫉此事乃爾正德二年九月申嚴自宮之
禁但有潛留京師者論死時宦官寵盛愚民盡闔其子
孫以圖富貴有一村至數百人者雖禁之莫能止是月

卽審錄重囚有自宮坐罪者十二人擬以可矜上謂年幼姑繫之勿釋至八年三月又嚴自宮論斬之法武宗最任內臣亦力禁如此嘉隆而後自宮者愈禁愈多其入內與宮婢配偶不必言乃出外恣游狹邪卽妓女亦願與結好倡家所云守死哭嫁走者靡不有之昔南宋大瑞陳源得官人菊部頭爲婦爲高宗再宣入禁中源結恨而死豈此曹之前茅歟古人以宮者守內今雖宮不足以止淫矣余謂都下極人之閨坊曲江南鬻牝之溷閨房違男女之性變交接之具眞宇宙間兩大妖孽若其中每伏勾引奇禍則鬻牝之毒尤烈矣○自宮之

禁惟今上壬辰年處滇事用律文先是黔國公沐昌祚以縱下人貪虐爲撫按所參內有私鬪男子李時孝名上命立斬之按楊用修云黔公府舊有內使二十人名到坐

中官廕胄子

內臣恩澤廕弟姪爲錦衣者累朝俱有之惟任子則罕見宏治十五年太監莊旺死其名下尙膳太監王安等爲旺姪比例乞恩送監讀書給事倪儀劾安故違成憲妄請宜罪禮部亦謂昔無此例近太監孫振姪漢得請故安等引以爲例併漢遣回上從其言自是中官無復

敢以胄子請者矣。○天順三年左順門正忽思忽奏臣海西女直人自洪武入內廷有姪佟預在京生長粗知章句故鄉萬里無家可歸欲圖報効無由進身乞入國子監讀書上從之蓋又不始於孫振矣是時曹吉祥之姪欽方封昭武伯用事又何有於一胄子也

考察內官

宏治十七年以四方災異日聞吏科給事許天錫上言乞定京官考察之制謂十年太疎宜以六年爲率又言輔導之臣不能引咎避位今縱不能如古策免三公欲將文武大臣暫革宮少之銜待天意既回還職又內府

二十四監局掌印僉書太多乞勅司禮監會同內閣將各內官內使考察嚴加裁革南京監局亦行一體考察上曰此奏深切時弊其詳議以聞旣而吏部覆奏京察六年一舉永爲定制其大臣兼官少銜者惟英公張懋大學士劉健等凡六人其革留惟上命上是其議惟官少銜免革而考察中官一事吏部不覆奏內閣不張主卽言官亦不再請遂使給事讜言付之逝波時秉銓者馬端肅當國者劉文靖且值孝宗聖主而扞格如此豈路馬不當齒耶何況因循至今日敢復糾及闔尹耶令人浩歎○許天錫在省垣建白最多俱中肯綮至正德

二年爲工科都給事中爲劉瑾所憎欲羅織之於六月初一日自經死蓋畏橫禍凌辱甘心溝瀆也天錫福建閩縣人宏治癸丑進士

鎮滇二內臣

太監錢能女直人兄弟四人俱有寵於成化間曰喜曰福者俱用事先死能號三錢出鎮雲南其怙寵驕蹇貪淫侈虐尤爲古所未有其時有二事最可資笑雲南有富翁病癩其子頗孝能召其子曰汝父癩傳於軍士不便且又老矣今將沉於滇池其子大恐出厚貲乃免又王姓者業賣檳榔致富人呼爲檳榔王家則執其人曰

汝庶民也敢惑衆僭號二字王復盡出所有方免後繼
之者雖貪求無厭聞斯事未嘗不失笑也能後守備南
京宏治末老死京師正德初賜葬最勝寺人疑無天道
其幼畜錢寧於滇晚俾專鎖鑰能病寧利其所有遂進
毒於能而死寧初名福寧兒者是也本李巡檢之家生
子然則能之惡亦不爲漏網錢寧後被武宗異眷至賜
國姓其投刺公卿直書皇庶子朱寧後以交通寧庶人
爲同類江彬所發奪爵下獄至世宗登極寧坐寸磔其
子永安官後府右都督時方八歲亦坐斬報應之說似
亦不誣至宏治中內官吉慶出守金齒路選京師惡少

從行括民財不遺錙銖勢若擄掠所收貨皆寶石擇最珍者櫝以自隨籍局一室晝夜守之羣僚垂涎不能得日謀所以死慶者會慶病渴各僉禁水弗與醫來私賂之進金石藥慶燥極呼親信出櫝中寶易水活命得寶者復馳去不顧慶突地而號髮焦膚裂死從者各載貨逃去屍蛆逾月官司方爲瘞之成化中無足論若孝宗朝號極治而中官之橫至此卽滇南一方而普天可知矣究皆爲興僿所毒多藏之能殺身至此哉世廟初政毅然盡革之真千古卓見今上二十六年又遣中使楊榮入滇開採諸礦因而蒐取寶石詐擾諸夷土司俱蠶

爲謀亂若不撤回西南憂未艾也若天津之馬堂福建之高宋遼東之高淮徐州之陳增湖廣之陳奉廣東之李鳳李敬通潯之張燧湖口之李道儀真之暨祿兩淮之魯保山西之孫朝陝西之梁永江西之潘相宣大之王虎河南之胡濱幾徧天下其播毒皆楊伯仲也

請內官體訪考察

正統五年南京御史魏淡爲堂官右副都御史朱與言論其老疾致仕乃疏言南京諸司富者朋比爲私貧者孤立無助若憑風憲考察少合公論守備太監劉寧忠直公平乞令體察上不許并其疏不行景泰二年鎮守

福建刑部尙書薛希璉奏請會同右監丞戴細保考察文武方面官員吏科糾之云考察之任向不以屬內臣希璉乃借以媚權殊失大體有負重任乞正其罪上詔考察仍如舊例宥希璉不問正統初年王振已盜權魏淡以此逢迎求復官而其計不得行景帝待中官最嚴希璉獻媚至欲以黜陟大權歸宦寺其罪正合結交近侍紊亂朝政之律乃帝終不怒自福建任滿又改鎮山東英宗復辟又召入爲南京刑部尙書而卒於位皆不可解之事也

老兒當

武宗初年選內臣俊美者以充寵倖名曰老兒當猶云等輩也時皆用年少者而曰老兒蓋反言之其後又有金剛老兒當其人皆用事大璫如張忠輩皆在其中則見之彈章者此則不得其解矣○正德末年京城內建造鎮國府及老兒院等大工蓋又與至尊竝列俱嘉靖初年拆毀

閹幼童

英宗朝最嚴自宮之禁而臣下不奉行者則時時有之如正統十四年麓川之役靖遠伯王驥都督官聚奏征思機發擅用閹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留自用爲四川

衛訓導詹英所奏上以驥有功姑宥之至天順四年鎮
守湖廣貴州太監阮讓閹割東苗俘獲童稚一千五百
六十五人既奏聞病死者三百二十九人復買之以足
數仍閹之事聞上降旨切責讓并責巡撫都御史白圭
以不能救正而已此兩事猶曰用兵誅叛翦其逆種也
至如正統間福建總兵寧陽侯陳懋進淨身幼男百八
人收之又如正統四年雲南三司揀選黔公沐斌家閹
者福佳等十六人年幼堪用上命送司禮監又景泰間
鎮守福建右監監丞戴細保送淨身小口陳石孫等五
十九人帝命送司禮監此又無罪而刑矣豈閩中爲唐

宋中官窟宅至今尙然卽古所稱私白者耶又如景泰五年七月永興王志漢擅收閤者十四人詔宥其罪收入司禮監則又勦臣藩府違禁閤割不究其罪且收其人是主上先置三尺於高閣矣欲釐敝習不亦難乎

內臣辱朝士

成化二十一年尙寶司丞許潞遇太監邵才獲於途不避令人以杖筆之碎其牙牌事聞下潞及才於錦衣獄旣而才潞送司禮監治之潞杖三十復職宏治二年掌尙寶司政溥爲尙寶監奉御姜榮所毆破鼻流血事聞上怒杖榮三十降小火者以溥忍辱不言有玷朝

列亦冠帶閑住則內官爲得計矣後至隆慶二年亦有內官許義詐人財事發巡城御史李學道不待奏請竟笞之羣閹忿恨次日聚毆學道於左順門上大怒杖之百戍爲首者於煙瘴其餘俱發孝陵充淨軍又萬歷三十年禮部侍郎敖文楨過宣武門遇三醉閹乘馬突過無端肆詈且行兇肆毆碎其扇轎敖避門官郭成家比錦衣官校至救解亦被毆或云鄒妃宮內侍也明日疏控於朝今上亦大怒痛治此宦斥爲淨軍此二事爲得體云然邇年礦稅諸璫凌轢督撫大臣屬視藩臬監司參提郡邑長吏縉紳慘禍又不可勝紀矣

內官被劾重譴

嘉靖二十六年南京守備司禮少監邱得請復守備廳諸役科道官雷賀等劾之謂得爲江彬餘黨向充孝陵淨軍又資緣起用已爲幸矣今明旨清役而得故違冒請宜正其罪上卽命革去新增軍丁邱得仍充淨軍從來參及大璫未有立斷快意如此者肅皇真聖之英者也○又內臣侯章之母殺使女而支解藏之事發擬絞世宗命立斬之又己亥歲世宗自幸承天還獻后梓官南發御史劉士達劾內官監丞閤綬錦衣指揮趙俊奉命整理梓官乃綬狼戾俊貪穢乞賜裁斷上曰趙俊屢

差未聞若是必是同閭綬習染爲非俊令改過任事綬著捕繫解京治之其裁抑中官如此

內臣賜私印

先朝多賜大臣印記自蹇夏諸公始後漸及大璫世宗朝凡文武貴倖者俱有賜獨不聞及大臣今上初賜馮保曰光明正大曰汝作舟楫曰爾惟鹽梅則直以宰相待之非復先朝所刻金貂貴客之比矣又有曰魚水相逢日風雲會合時蓋又對聯也馮印俱牙刻未幾籍沒不知諸印亦入天府否馮保之初得罪也止降奉御南京孝陵司香其後數年名下官某上疏乞上恩召保還

京始謫保爲淨軍發孝陵種菜馮別號雙林

紀述內臣

古來史冊自范蔚宗始紀宦者傳後代述史者因之然
未有特作一書者惟唐末致仕樞密使嚴遵美有南北
司治亂志遵美於閹宦中號賢者是時呼朝士爲南司
而宦者爲北司以典兵在禁城之北所謂左右神策兩
中尉居之蓋猶以樞密及兩中尉與宰相對稱不專屬
中官也邱文莊在先朝曾上大學衍義補一書孝宗嘉
納累朝俱置之講幄然當時譏其中獨無內官一款實
迎合中涓遂蒙聖眷或論者苛責之過近日今上二十

年四川僉事張世則上所撰貂璫史鑑則專指中貴人
蓋採掇載籍而有評有考有論又爲贊爲箴爲詩其中
備列善惡上下其章於禮部時部覆極稱許之謂內書
堂宜進世則所進與忠鑑錄同立課程使其口誦心維
可以遷善改過上命留覽但不聞發付史局人間亦無
刻本恐遂湮沒不傳可惜可歎

王振恩卹

正統己巳之難全由王振英宗錮南內者七年亦良苦
矣復辟之冬十月卽用太監劉恆等言命招魂以葬振
次年又下廣西參政羅綺於法司禁錮之綺磁州人爲

仇家告其本州同知龍約自京還傳言當今又寵宦官
鑲香木爲王振形葬之綺間而笑遂有是命約與綺俱
以妖言論斬又一年智化寺住持僧然勝又奏故太監
王振有功社稷已賜祠名旌忠立碑於祠前再乞贈諡
爲萬世勸上命禮部議之至天順六年然勝又奏智化
寺成於太監王振舊有賜經及勅諭正統十四年散失
無存乞仍頒賜以慰振於冥漠上又從之蓋振之罪上
通於天而英宗之寵眷生死不替正如唐德宗奉天圖
困解後尙思盧杞欲召用之也王振像尙存智化寺中
至今香火不絕異哉○天順七年河南裕州民告其知

州秦永昌貪暴上命錦衣官校覈之逮至京師鞫籍沒其家斬永昌於市時五月初旬非行刑時也且以部民計州官至論殊死此古來奇事時曹石雖誅而告密之風轉熾始掌錦衣者爲逢杲以酷暴激曹欽及杲見殺門達繼之酷加甚焉故終天順一朝刑慘乃爾

陪臣飛魚服

正德初年橫賜如武弁自參遊以下俱得飛魚服此出劉瑾右武已爲濫恩至湖廣荊州知府王綬者貪暴一方遇朝覲時都察院署其考曰兩司畏其脅制而考語欺天百姓苦其誅求而怨聲動地時以爲實錄然爲劉

董所厚終不敢去也綬自陳有捕盜功乞恩上命賜以飛魚服日衣以坐堂愈肆其虐以郡守得此真異事矣其時有日本國使臣宋素卿者入貢賂瑾黃金千金亦得飛魚則本朝外夷陪臣未有賜者尤奇之奇者也素卿名朱縞本浙之鄞人至嘉靖間遂啟倭賊入犯之禍

宮閤

補遺

夫人封之異

宋女官貴者封至六字郡夫人理宗時至千餘員然亦不知品秩高下何似本朝自永樂以後儲君乳母傅母于主上龍飛日俱得封夫人然其銜中必帶一聖字蓋

寓保阿之意乃其品位亦不可考惟宏治元年六月中
書舍人錢鏞等言近奉旨給宮人崇奉夫人申氏恭奉
夫人紀氏誥命二道但夫人軸制不同王夫人雲龍寶
玉軸一品夫人雲鸞玉軸二品夫人鸞犀軸比日賜
佐聖夫人羅氏者已用一品玉軸今崇奉恭奉與佐聖
封號不同未知當用何軸命以二品者與之蓋所謂佐
聖者爲乳母得拜一品封誥而申氏紀氏則宮中女官
以資薄漸進者故僅得二品然則內廷典制亦可得涯
畧一二矣